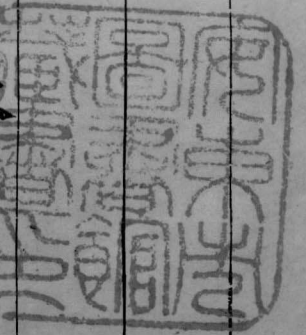


東坡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三

奏議

辭免撰趙瞻神道碑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准勅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樞密院趙瞻神道碑并書者右臣平生不爲人撰行狀埋銘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馬光行狀蓋爲光曾爲亡母程氏撰埋銘又爲范鎮撰墓誌蓋爲鎮與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詔撰司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辭然終非本



東坡全集卷之八十三  
意況臣老病廢學文辭鄙陋不稱人子所以欲顯揚其親之意伏望聖慈別擇能者特許辭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再乞郡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承旨先朝奉即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奉臣聞朝廷以安靜爲福人臣以和睦爲忠若喜怒愛憎互相攻擊則其初爲朋黨之患而其末乃治亂之機甚可懼也臣自被命入覲屢以血懇頻干一郡非獨顧衰命爲保全之計實深爲朝廷求安靜之理而事有難盡言

者臣與賈易本無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頤之姦形  
於言色此臣剛褊之罪也而賈易頤之死黨專欲  
與頤報怨因頤教誘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論事爲  
文仲所奏頤旣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於謝表中  
誣臣弟轍漏泄密命緣此再貶知廣德軍故怨臣  
兄弟最深臣多難早衰無心進取豈復有意記憶  
小怨而易志在必報未嘗一日忘臣其後召爲臺  
官又論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顏章等以此見易  
於臣不報不已今旣擢貳風憲付以雄權升沉進  
退在其口吻臣之綿劣豈勞排擊觀其意趣不久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三  
一  
必須言臣并及弟轍轍既備位執政進退之間事  
關國體則易必須扇結黨與再三論奏煩瀆聖聰  
朝廷無由安靜皆臣愚忝不早迴避所致若不早  
賜施行使臣終不免被人言而去則臣雖自顧無  
罪中無所愧而於二聖眷待獎與之意則似不終  
竊惟天地父母之愛亦必悔之伏乞檢會前奏速  
除一郡此疏卽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進止

貼黃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狀亦乞更賜  
詳覽施行

又貼黃臣從來進用不緣他人中外明知獨受



聖眷乞賜保全令得以理進退若不早與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謂臣因蒙聖知故遭破壞所損不細矣

又貼黃臣未請杭州以前言官數人造作謗議皆言屢有章疏言臣二聖曲庇不肯降出臣尋有奏狀乞賜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羅織以無爲有只如經筵進朱雲故事云是離間大臣之類中外傳笑以謂聖世乃有此風今臣若更少留必須捃拾似此等事雖聖明洞照有無而黨與旣衆執奏不已則朝廷終亦難遠其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三  
意縱未責降亦須出臣勢必如此何如今日因  
臣親嫌之請便與一郡以全二聖始終之恩若  
聖慈於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則又須騰謗以  
謂二聖私臣曲行庇蓋臣旣未能補報萬一而  
使浮議上及聖明死有餘罪矣伏乞痛賜閔察  
早除一郡

乞將上供封椿斛與應副浙西諸郡接續糶

米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  
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伏見浙西諸郡二

年災傷而今歲大水蘇湖常三郡水通爲一農民  
栖於丘墓舟楫行於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嘗聞  
見流殍之勢甚於熙寧臣聞熙寧中杭州死者五  
十餘萬蘇州三十餘萬未數他郡今旣秋田不種  
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其間饑饉變  
故未易度量吳人雖號柔弱不爲大盜而宜歛之  
民勇悍者多以販鹽爲業百十爲羣往來浙中以  
兵仗護送私鹽官司以其不爲他盜故略而不問  
今人旣無食不暇販鹽則此等失業聚而爲寇或  
得豪猾爲之首帥則非復巡檢縣尉所能辦也恭



惟二聖視民如子苟有可救無所吝惜凡守臣監  
司所乞一一應副可謂仁聖勤恤之至矣然臣在  
浙中二年親行荒政只用出糶常平米一事更不  
施行餘策而米價不踊卒免流殍蓋緣官物有限  
饑民無窮若兼行借貸俵散則力必不及中路闕  
絕大悞饑民不免拱手而視億萬之死也不如併  
力一意專務糶米若糶不絕則市價平和人人受  
賜縱有貧民無錢可糶不免流殍蓋亦有限量矣  
臣昨日得杭州監稅蘇堅書報臣云杭州日糶三  
千石過七月無米可糶人情汹汹朝不謀夕但官

場一旦米盡則市價倍踊死者不可勝數變故之  
生恐不可復以常理度矣欲乞聖慈速降指揮令  
兩浙運司限一兩日內約度浙西諸郡合糶米斛  
酌中數目直至來年七月中除見在外合用若干  
石入急遞奏聞候到卽指揮發運司官吏於轄下  
諸路封椿及年計上供錢斛內擘畫應副須管接  
續起發赴浙西諸郡糶賣不管少有闕絕仍只依  
地頭元價及量添水脚錢出賣及賣到米脚錢並  
用收買金銀還充上供及封椿錢物所貴錢貨流  
通不至錢荒所有借貸俵散之類候出糶有餘方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三  
五  
得施行似此計置雖是數目浩瀚然止於糶賣不  
失官本似易應副但令浙西官場糶米不絕直至  
來年七月終則雖天災流行亦不能盡害陛下赤  
子也如蒙施行卽乞先降手詔令監司出榜曉諭  
軍民令一路曉然知朝廷已有指揮令發運司將  
上供封樁斛斗應副浙西諸郡糶米直至明年七  
月終不惟安慰人心破姦雄之謀亦使蓄積之家  
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時出賣所濟不少惟望  
聖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賜施行取進止

貼黃臣去歲奏乞下發運司於豐熟近便州軍



糴米五十萬石蒙聖慈依奏施行仍賜封樁錢  
一百萬貫令糴米而發運司以本路米貴爲詞  
不肯收糴去年若用貴價收糴不過每斛七十  
足錢盡數收糴猶可得百餘萬石則今年出糴  
所濟不少其發運司官吏不切遵稟之罪朝廷  
未嘗責問習玩號令事無由集今來若行臣言  
卽乞嚴切指揮發運司稍有闕悞必行重責所  
貴一方之民得被實惠所下號令不爲空言

乞擢用程遵彥狀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

誥兼侍讀蘇軾狀奏右臣竊謂朝廷用人以行實  
爲先以才用爲急二者難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  
靜之士雖有過人之行應務之才又皆藏器待時  
耻於自獻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輩固當各舉  
所聞以助樂育之意伏見左朝散郎前僉書杭州  
節度判官廳公事程遵彥吏事周敏學問該洽文  
詞雅麗三者皆有可觀而事母孝謹有絕人者母  
性甚嚴遵彥甚宜其妻而母不悅遵彥出之妻旣  
被出孝愛不衰歲時伏臘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  
母卒不悅遵彥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爲僕妾之

役以事其母雖前史所傳孝友之士殆不能過臣  
與之同僚二年備得其實今替還都下未有差遣  
碌碌衆中未嘗求人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賜採  
察量材錄用非獨廣搜賢之路亦以敦厲孝悌激  
揚風俗若後不如所舉臣其伏朝典謹錄奏聞伏  
候勅旨

乞外補迴避賈易劄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  
郎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自杭州召還以  
來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兩具劄子乞留中省



覽傾瀝肝膽不爲不至而天聽高遠不蒙回照退  
伏思念不寒而慄然臣計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  
罪分明不避權要獲譴曖昧臣今來其被分明之  
罪不願受曖昧之譴臣聞賈易購求臣罪未有所  
獲只有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  
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顏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  
顏章以此見易之心未嘗一日不在傾臣只如浙  
西水災臣在杭州及替還中路并到闕以來累次  
奏論詞意懇切尋蒙聖慈採納施行而易扇搖臺  
官安鼎楊畏並入文字以謂回邪之人眩惑朝廷

乞加考驗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賴給事中封駁諫官論奏方持其議易等但務快其私忿苟可以傾臣卽不顧一方生靈墜在溝壑若非給事中范祖禹諫官鄭雍姚勛偶非其黨猶肯爲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論奏則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風旨更不敢以實奏災傷則億萬性命流亡寇賊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揮執政擘劃救濟非不丁寧而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災傷者與聖意大異而執政相顧不言僂俛行下顯是威勢已成上下懾服寧違二聖指

東坡全集卷之三十三  
揮莫違賈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迴避若不早去  
不過數日必爲易等所傾一身不足顧惜但恐傾  
臣之後朋黨益衆羽翼成就非細故也不如今日  
令臣以親嫌善去中外觀望於朝廷事體未有所  
言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來早賜施行臣本不  
敢盡言只爲累章不允許窮事迫須至盡述本心  
不敢有隱毫末伏望聖明察其至誠止是欲得外  
補卽非無故論說是非特賜留中省覽以保全臣  
子不勝幸甚取進止

辨賈易彈奏待罪劄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學士承旨左朝奉郎  
知制誥兼侍讀蘇軾劄子奏臣今日三日見弟尚  
書右丞轍爲臣言御史中丞趙君錫言秦觀來見  
君錫稱被賈易言觀私事及臣令親情王適往見  
君錫言臺諫等互論兩浙災傷及賈易言秦觀事  
乞賜推究臣愚惓無狀常不自揆竊懷憂國愛民  
之意自爲小官卽好僭議朝政屢以此獲罪然受  
性於天不能盡改臣與趙君錫以道義交游每相  
見論天下事初無疑間近日臣召赴闕見君錫崇  
政殿門卽與臣言老繆非才當此言責切望朋友